

本書暢銷世界各國有卅六種文字譯本

這是一本最迷人的小說

百劫紅顏

ANGELIQUE

就因她絕代的美色掀起了陣陣的風雨

絕代
佳人
安琪麗
更美更絕
可愛可憐

♥ 這是一部最難忘的電影 · 最艷麗的女星

♥ 這是一本最迷人的小說 · 最感人的故事



蜜雪兒·林
露·馬傑倫
尚·路易·特倫

百劫紅顏影集

原著 ■ 莎金妮 · 葛明 / 印行 ■ 逸群圖書有限公司

百劫紅顏

ANGELIQUE

- ♥這是一本最迷人的小說，最感人的故事，最難忘的電影，最艷麗的女星。
- ♥閱讀後終身難忘，沒看本書遺憾終身。

選錄

「百劫紅顏」影片觀眾評語

只爲追尋那舊日恩情，千重山、萬重水、路迢迢、人杳杳。

縱然權貴強相求，盜匪任殘躪，欺凌苦、咬牙忍；辛酸淚、肚裏吞。終於撥雲見日，苦盡甘來。

台北永和——葉淑珍

天妒紅顏，造化弄人；才離虎口，又落狼吻。

無際汪洋，代替了豪華驕奢的宮殿；偽善的權貴，換成粗鄙的海盜，安琪莉的遭遇也就愈令人關心和同情了！

高雄——殷小婉

最迷人的小說，最感人的故事，最難忘的影片，最豔麗的女星。看了終身難忘，沒看遺憾終身。

台南——葉水

工商時報名片專欄撰文推薦

本書是以十七世紀中葉路易十四王朝為背景的历史社會小說，經由當代法國著名女作家莎金妮·葛朋的生花妙筆表現出來，除了文字生動雋永、情節纏綿悱惻外；尤其女主角「安琪莉」在百般劫難中對愛情的執著與堅貞，實令人讚賞與同情。

我們讀其書，觀其影片，它教導我們要在滔滔濁世當中立定目標、堅定志向，則一切事情終有成功的一天。（摘自工商時報名片專欄七〇年十一月）

世界電影雜誌特別撰文推薦

葛朋女士的「百劫紅顏」小說集能夠使全球的讀者保持長期的興趣，除了故事感人，一集比一集精彩之外，主要是在她的筆下強調了人類的特性，具體化了一個人的決心、毅力、和信心。女主角安琪莉萬里尋夫，深入異域，受盡了困難與折磨，表現了人類特有的毅力與忍耐，她有信心能找到她的丈夫皮拉克伯爵。她對愛情的堅貞和奮鬥的精神，令人欽佩；她的遭遇又使人同情，這也就是這部小說令人愛讀，讀後永遠不會忘懷的原因。

（摘自世界電影雜誌七〇年九月五日）

譯序

隨著「百劫紅顏小說影集」的多次上映，那位千嬌百媚，爲愛而奮鬥的奇女子安琪莉，已成爲人們心目中所崇拜的女性偶像，重譯這本小說，更爲它峯迴路轉的情節、瑰麗的宮庭生活而神往不已。

這是一本以法國貴族生活爲背景，並點綴法國各階層之人物的小說。安琪莉從小生長在一個沒落貴族世家。她從小聰慧過人，活潑好動，膽識不凡，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，居然洞悉一件政治陰謀；這件陰謀事件冥冥中竟然影響了她的一生幸福。

皮拉克伯爵是當時傳說中會點石成金的富豪，照書中的說法，他可能是一位傑出科學家，用

科學創造了許多財富。他多才多藝，可惜其貌不揚，無法使新婚妻子一見鍾情。他很耐心的用各種方法，使安琪莉由惡感而生好感，由好感而轉為欣賞，更由欣賞而萌生愛意，終而成為堅定不移的愛情；而這份愛情，更成為支持她受苦受難中的支柱。

中國人有句古諺：自古紅顏多薄命，印證在安琪莉的身上似乎最恰當不過了。他們伉儷情深，財富又多不勝計，以致遭人嫉妒，捏造罪名陷害皮拉克入獄，也使安琪莉像飄零的落花一般，從皇后般的生活，轉墮入不幸的劫數中。

可是這位堅強的小婦人，卻在逆境中一直求生存、求發展。她不畏強權，不畏飢寒，為了心中一點目標，而走上崎嶇的人生。她像歷經激骨的梅花，終能散發出撲鼻的芳香。

「百劫紅顏」是法國小說作家葛朋的作品。葛朋是與莎岡齊名的二位女作家，她們的小說都是以故事取勝，所不同的，一位是在自己身上找故事，一位是在別人身上找故事；再深一層的比較，葛朋的小說無論是時間、空間，都比莎岡的小說來得寬廣，她帶我們走進法國古典浪漫、純情、悽愴而美豔的世界裏。

葛朋創造的「安琪莉」，已經成了舉世聞名的美女，它已有三十六種文字的譯本，而且一直是暢銷不墜。而由其改編上映的電影有「百劫紅顏」、「亂世桃花」、「絕代佳人①」、「絕代佳人②」等四部，在台灣上映都造成轟動，可見這本小說之受歡迎的程度。

1

心靈純潔之人，生活充滿甜蜜與喜悅。

1

「洛希，」安琪莉問：「爲什麼吉爾斯要殺害這麼多的孩童呢？」

「是爲了討好魔鬼，孩子。吉爾斯想獨裁當政，在他城裏頭到處都是鍋爐煮著紅色的濃湯，恐怖的蒸汽瀰漫了城內各角落。他需要兒童的心肝，而那些受到驚嚇的母親們都被囚禁在馬奇考的角樓上，牢裏堆滿了屍體。」

「他要把那些屍體都吃掉嗎？」安琪莉的妹妹麥德蘭顫抖地問著。

「哪吃得完！」奶媽說。

她望著鍋裏的滷菜，不發一言。桑斯男爵的三個千金——安琪莉、麥德蘭、荷登絲都等著聽她講完故事的結局。

「最可惡的是，」奶媽又說：「他把小孩拐騙到手以後，就任其啼哭，把他們一起掛在牆上，自己卻躺在牀上看著孩子們的驚嚇引以為樂，最後他把孩子放下來，哄他們說他是在跟他們開玩笑，然後給他們點心吃，正當孩子們興頭過後，便以小刀戳進他們的喉嚨裏。如果他捉到的是女孩子，情形就更慘了。」

「他會怎樣做呢？」荷登絲問。

這時，坐在火爐邊正在削煙片的老魯辛忍不住開口了，他生氣地對奶媽說：「妳這老太婆真是胡說八道，我過去打過多少仗，也沒聽說過有如此慘不人道的事情。」

奶媽洛希憤慨地說：「我胡說？顯然你並非波瓦脫人。要是你到北方的南提斯去，你一定會看到那座萬人詛咒的城堡，兩百多年前，那兒就發生過如此恐怖的罪行，然而你竟一無所知。」

「要是大家都跟吉爾斯一樣，那可好了。」

「吉爾斯做了那麼多慘絕人寰的惡事，當他受審被判決以後，那些失去了子女的母親們都被上喪服。吉爾斯是罪不可赦的兇手，而一般人卻是最偉大的寬恕者。」奶媽把盤子放在餐桌上，又說：「雖然我識字不多，可是故事的真偽我尚能分辨。吉爾斯確有其人，真有其事，說不定他的鬼魂還在馬奇考附近一帶遊蕩呢！」

「人可以和鬼開玩笑嗎？洛希。」安琪莉問。

「最好不要，我的寶貝，鬼並沒做壞事，他們已經懷有一顆悲傷的心，為什麼還要讓那些可

憐的靈魂增加痛苦呢？」

「在我們這座城堡附近徘徊的那個老婦人，爲什麼要哭泣呢？」

「天曉得，上次我在警衛室附近碰到她，她似乎不再哭泣了，也許是她在教堂向妳的祖父祈禱過。」

「我曾聽見她在尖塔的樓梯上走動的聲音。」女傭芭妮說。

「那也許是老鼠奔竄的聲音，蒙特羅的那個老婦人走路沒有聲音，她老伸直雙臂向前摸索，大家都認爲她是個瞎子。」

「我的好老太婆，妳所說的全是憑空臆測，全無事實根據。」老魯辛說：「那吉爾斯說不定是妳同鄉所崇拜的偉人呢！妳不要嚇唬這些女孩們，快點弄些吃的填飽她們的肚子吧！」

「哼！你當兵時，殺過多少的敵人，你爲奧地利皇帝在德國作戰時，不是殺人、放火、姦淫、擄掠全都幹過嗎？」

「我的好老太婆，那是戰爭，是軍人生活的一部分。而妳現在是對女孩們說故事吶！」

荷登絲、安琪莉、麥德蘭三人開始吃起她們桌前的食物了，她們的哥哥岡特南一直在屋角邊玩，現在他也過來，一起默默地吃著。

「魯辛，你認識我兒子嗎？他就是我們這座城堡裏的主人——桑斯男爵的馬車夫。」

「是的，他是個帥氣的小伙子。」

「呃，那孩子的父親在樞機主教里西留的軍隊裏當兵，他們爲了要消滅新教徒，把軍隊遣往羅契爾。當時我還是個少女，天天祈禱，希望能保持童貞直到結婚那天才奉獻出來，可是不幸在路易第八軍隊過境時，到處姦淫擄掠，自此我不再是個處女了。爲了紀念那次的不幸，我給我兒子取名爲傑恩。」

洛希說到這裏，突然縱聲大笑，她替自己斟了一杯白蘭地，滋潤她因講話太多而發乾了的喉嚨。

這位奶媽的血管裏流的是摩爾人的血液。她的祖先在十一世紀的時候，由阿拉伯遷移到波瓦脫，現在她是安琪莉的奶媽，雖然身處於桑斯男爵的城堡裏，但她仍然眷戀著波瓦脫的森林和草原。

安琪莉雖然僅有八歲，但她是個早熟的孩子，她美麗而又聰慧，洛希所說的失去童貞，她已知道是什麼意義了，因爲她有個朋友，名叫尼古拉的牧羊小孩，曾告訴她，一個男人必須要同一個女人睡覺，才能生育下一代，洛希跟她的丈夫同牀過，所以就生了傑恩，這就是例子。但是安琪莉大惑不解的是洛希在談到她失去童貞時，她語氣裏充滿了喜悅，但也有些恐懼。

魯辛的出身似乎較爲單純，他鄉音很濃重，有人說他是瑞士人，也有人說他是德國人。十五年前，他赤足走在諾曼的道路上，最後走進蒙特羅城堡，向人要一碗牛奶喝，以後他就居留此地，做些打雜的工作，後來就替桑斯男爵送送信件，收收田租，這樣一待就十五年了。如今歲數大

了，也沒有另謀發展的勇氣。他常把從前當兵的經驗，當作他談天的主要話題。

傍晚時分，男爵夫人出現在餐廳裏，她有著一張和藹可親的面孔，穿著一身灰色的衣裳，詢問桑斯男爵的茶準備好沒？孩子們乖不乖？晚飯吃了沒？她看見安琪莉趴在餐桌上睡著了，金色秀髮披在餐桌上，她過去摸了摸她的臉頰說：「該是孩子們睡覺的時候了，布魯琦，你帶她們上樓去睡吧！」

布魯琦是安琪莉的姑姑之一，她一直小姑獨處，也沒進修道院，自願做姪女們的家庭教師，爲了表示自己是有用的人，她整天編織著東西。她比另一個姑姑珍妮還要嘮叨。

岡特南已經到他喜歡的角樓上睡覺去了，布魯琦喚醒了睡著的安琪莉、荷登絲以及麥德蘭，由奶媽帶著她們先到客廳裏。客廳裏破落而淒涼，燭光照著中古時代的圓屋頂，牆上掛著幾幅破爛腐朽的帷幔，這兒擺著幾件不值錢的家具，那些值錢的早已賣光了。

三個女孩到了客廳，先向她們的祖父道晚安，祖父坐在火爐前，身穿著灰暗的舊衣服，頭戴著一頂黑色的舊呢帽，鬍子則模仿亨利八世修剪成長方形，而他手裏拿著卻是一根真正御賜柺杖。

三個女孩向她們祖父道過晚安，又向珍妮姑姑道晚安，然後才上樓睡覺。她們的臥室陰暗，冬季寒冷，夏天卻涼爽無比。奶媽安置她們睡好，然後再替她們蓋上被子，然而被子已經破了好幾個洞，荷登絲把腳從洞裏伸出來，逗得麥德蘭吃吃地笑。

這座城堡到了夜晚顯得格外的陰森恐怖，因為一邊近森林，一邊又靠著沼澤與河流，所以夜間既可聽見狼嗥，又可聽見蛙鳴。

安琪莉多半的時間都在城外與附近的男孩子一起玩，雖然她穿著破舊，卻掩藏不了那貴族特有的氣質。

「應當把她送到修道院去。」有次布魯琦提議。

桑斯男爵聳聳肩，他心想：他既沒將長女送進修道院，又怎能把次女送進修道院呢？況且他的經濟也很困窘，他每年的收入總計不過四千里佛，而兩個較大的兒子每年的教育費已花了他四百里佛。

安琪莉有一位男朋友，住在沼池畔，名叫范倫丁的，是一家磨坊老闆的兒子。她在森林裏也有個男朋友，叫尼古拉，是她家一個農工的兒子，這男孩已經成了桑斯男爵家的牧羊童了。

她常和范倫丁一起坐船去沼池畔採些藥草，賣給修道院裏的僧侶。也常到森林裏與尼古拉採些野草莓。

她會對她的朋友說道：「我是侯爵夫人。」

「真的嗎？」她的朋友問。

「當然，因為我已和侯爵結婚了。」

她心目中的侯爵，有時是范倫丁；有時卻是尼古拉，所以，大家封她一個外號，叫她「安格

爾的小侯爵夫人」。

一六四八年初夏，又醞釀著發生戰爭了，雖然鄉間還很平靜，可是賦稅卻增加了，因為國王爲了應付戰事，得先籌備軍餉。

「不管是爲了戰爭，或爲和平，錢總是不可缺少的。」國王一面說，一面在新稅收法案上簽了字。很多收稅員被派遣出來強行徵稅，一些善良的農夫因繳不出稅而哭泣地哀求稅務人員放寬，然而他們卻無動於衷，終於激起農民們的憤怒，將他們殺死，遠離家鄉，加入盜匪的行列。

這天傍晚，安琪莉決定要和尼古拉去抓蝦子，所以她就前往他家找他。他的家位於尼大爾森林邊上的一座小農村裏，這座小農村只有四戶人家，尼古拉的父親馬洛特在桑斯男爵的一塊荒地上，搭了幾間茅屋，便與他的妻子在此生兒育女。

安琪莉一踏進尼古拉的家裏，就受到馬洛特的歡迎，招待她在他家吃晚餐。餐後，安琪莉就與尼古拉一起去抓蝦子。他們穿過森林，到了河邊，這時天色已黑了。當他們正抓蝦時，安琪莉突然對尼古拉說：

「你聽見什麼聲音沒？」

「有的，好像有人在喊叫。」

「我們過去看看。」

他們提著裝著蝦子的竹籃，穿過樹林。

「我聽清楚了，」尼古拉說：「這喊叫聲是從村子裏傳出來的。」

他們匆忙奔跑在一條滿佈苔蘚的小路上，到了村頭的幾棵大樹旁，尼古拉說：「妳看，火！火！」

「天吶！可能是你家失火了，我們快過去看看。」

「等會兒，恐怕不只失火，可能還發生了什麼事。」

他們躲在一棵大樹後，現在完全看清楚了，那是強盜在逐戶放火搶劫，路旁的一戶農家已被放了一把火，屋子正在燃燒。馬洛特拿著一把槍從屋裏跑出來，可是他還來不及開槍就被一個強盜砍了一刀，昏倒在地。

安琪莉看見一個身著內衣的女人，從一間茅屋裏奪門而出，她一邊跑，一邊哭，經過院子時，有一個男人追了上來，把她從草坪上拖了過去。

「那是波莉德。」尼古拉悄聲說。

他們倆躲在樹幹後，眼睜睜的看著這場恐怖浩劫發生。

天亮了，火勢熄了，強盜也走了，村子裏一片凌亂不堪。安琪莉和尼古拉在樹後又躲了一會兒，才默默地出來。他們走進院子時，發現馬洛特已經死了，這時屋裏傳來孩子的哭聲。

「那是我弟弟，」尼古拉說：「至少他還活著。」

安琪莉跟著尼古拉走進屋裏，看見屋內狼藉不堪，牀被推翻，孩子坐在地上啼哭。尼古拉抱

起他的弟弟，這時他母親也進來了。

「我們的牛、豬以及所有的儲蓄全被搶光了。」尼古拉的母親傷心的哭泣著。

他們從屋裏走出來的時候，那些躲避強盜的人們都回來了，他們聚在一起談著，在這次不幸事件中死了二人，其一是尼古拉的父親馬洛特，另一個也是企圖用槍抵抗的人，其餘的幾個人只是受到鞭打，並不太嚴重，然而也有幾個女人遭受了侮辱。

「我們得離開這兒，」馬洛特太太說：「可能還有強盜會再來。」

「我們去森林躲躲吧！」一個農工說。

「我們還是到蒙特羅的城堡裏去，那兒比較安全。」

「對，」安琪莉說：「我帶你們到蒙特羅城堡去，我知道有一條捷徑。」